

在浦东书院镇,村晚的知名度和热度,一点也不亚于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当然历史久、影响大、范围广,成为全国人民春节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饭。

但是,书院镇的村晚,却是近年来书院乡村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名副其实的新生事物。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书院镇乡村里的老百姓,自己编、自己导、自己演、自己欣赏,标标准准、的的刮刮地自娱自乐,自评自赛,自唱自跳。一场村晚演下来,往往是台上台下都在捧腹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大人娃娃乐作一堆,欢声笑语里传递着乡亲们尊老爱幼的传统和喜悦。人们相互打趣,说着无伤大雅的笑话,讥诮着某一位着力表演者出的洋相,指责他:你就是一副小老板的样子,怎么装腔作势都不像个区里的干部。被批评者不仅不会懊恼,相反乐得呵呵地笑:小老板也是小乐惠啊!

春天里的村晚还带着节日里的喜庆,节日多啊,春节、元宵、二月二的龙抬头,都是表演说唱的内容。内容包含了对新的一年的祈福,盼望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盼望老小家人健康欢乐勤劳发财,家中有升学的,还祝愿儿女考进大学。当然

## 四季村晚在书院

叶辛

也会对春光明媚的海滨风光给予夸张性的赞美,潮涨潮落,风风雨雨,尤其是对新农具、新渔具、新船儿的出现,表达出由衷的欢欣和喜悦。我作为观众坐在板凳上,都会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在笑声里感受春潮涌动,在笑声里看到书院的非遗——在眼前展现,在笑声里看见春播春种。春天的村晚在书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从大学里、从市区文化界请来专家学者,和书院人共话文化赋能书院、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的话题,让书院人在欢欢乐乐之中浸润文化洗礼。

夏天的村晚是和瓜果飘香的喜气结合在一起的,作为驰名全国的8424西瓜核心产区,一只只刚刚收获的西瓜摆桌上,既是布景,又是品鉴的丰收果。大家又以8424为中心话题,集中在说说唱唱歌舞舞蹈之中,一一和非遗挂钩,充分表达节目的文化内涵,重温书院人家的耕读继世,非遗传承,让书院人在欢欢喜喜的夏季村晚中进一步读懂书院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而

由衷地愈加热爱书院,热爱故土家乡。

秋季的村晚在书院,可以说是自始至终融合着丰收的喜悦。这喜悦来自AI科技引领的种田和稻浪翻滚的一派美景,这喜悦歌唱着丰衣足食的好日子,这喜悦里也带着几分自豪,夸一夸书院的新农舍,说唱词中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个客人:我们的住房一点也不输于你这住在市中心的文化人啊!这真正是在稻花香里看丰收美景,用朗朗的笑声表达着书院人家由衷的满足和自豪。

冬季村晚在书院,不用说也能想象得出,那是总结一年取得的成就,展望来年更新的气象和天时地利。书院的老人们对我说,书院人总是记着我们书院的来历,耕读学家顺应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趁着滨海渔村的农闲时节,借着冬季村晚的这个舞台,把我们世世代代的好传统,传授给下一代。

我听了这话,简直要离座站起来,哦,四季村晚在书院,真个是久久为功,岁岁更新,在欢欣鼓舞的演出之中,蕴含着书院人的胸襟气魄,充分地展示出书院人家独有的文化气息。

四季村晚在书院,我愿为你唱一支歌。

## 香肠季

默音

旅居东京期间,去过去两回中国物产店,为的是买生抽、老抽和镇江香醋。日本虽然也有各种酱油和醋,但口味与中国的不同,做出的菜总像是少了什么。买调料也有其他收获,有一回看到冷柜里的中国台湾香肠,立即开心地买回家。

以前吃台湾香肠总是在卤肉饭的店里,切一小碟,当作配啤酒的零食。在东京做饭,我感觉直接蒸来吃不够“物尽其用”,决定让它扮演洋芋饭的灵魂角色。云南把土豆叫作洋芋,洋芋饭是家家户户常做的简便餐食,重点是要有火腿或洋芋,米饭和洋芋块借了腌制肉类的油香,是极为质朴的人能欣赏的美味。讲究的人会把洋芋先炒一炒,边角带点焦香。我吃过最好的,是用铜锅架在柴火上做的,如果你有机会和爱动手的云南人一起野炊,多半能吃到高原蓝天下的洋芋饭。有景色加成,滋味更好。

在家做,自然是怎么样方便怎么来。淘米,放入电饭锅,水量比平时少一些,加洋芋丁、香肠片,一小撮盐,剩下的就等电饭锅自动完成。买到台湾香肠之前,曾经用肉店的德式香肠做过一两回,感觉洋芋饭丢了魂。毕竟德式肠是淀粉肠,和十足的肉肠不好比。

一包台湾香肠做了八次洋芋饭,是冬季的小小安慰。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香肠偏甜。云南香肠是咸香的,在云南的那些年,我妈妈也跟着邻居们,一入冬就做香肠挂起来。肉糜除了盐、酒等调料,还加了红曲米,有特殊的风味。随着挂在厨房的香肠逐渐减少,冬天也就走到了尽头。

回国后,电商和菜场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香肠,菜场还能买肉请肉摊灌制,这样便可以按自己喜欢的肥瘦配比,也可以用较好的肉。按理说拥有了更多选择,但人总是不知餍足,我开始追寻“不那么甜的香肠”。偶然看到豆瓣友邻转了另一位友邻的香肠帖,说他父母每年都做,可订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一吃,啊,这是我想要的香肠,家常的咸香,有种冬天的味道。当然和记忆中红曲米的调味不同,别有一番滋味。

香肠比我习惯的略肥一点,于是和做香肠那家说,我想给父母订,想要偏瘦的。那边说,太瘦了会硬,老人家吃得动吗?我说还是要瘦的。几番来去之后,父母收到了寄自江西的香肠。做香肠的人家住的地方,正是我冬天去鄱阳湖看鸟停留过的,更多几分亲切。

我妈是个挑剔的人,平时给她买的吃的,回复总是“太贵了,你不会买东西”。因此我没抱什么期待,没想到她说,这次的香肠不错。

不知道妈妈在吃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她自己做香肠的日子。那时的她远比现在的我年轻。

## 红蜻蜓,振翅的花火

李丹崖

红蜻蜓,振翅的花火,洋芋饭丢了魂。毕竟德式肠是淀粉肠,和十足的肉肠不好比。

一包台湾香肠做了八次洋芋饭,是冬季的小小安慰。要说有什么遗憾,就是香肠偏甜。云南香肠是咸香的,在云南的那些年,我妈妈也跟着邻居们,一入冬就做香肠挂起来。肉糜除了盐、酒等调料,还加了红曲米,有特殊的风味。随着挂在厨房的香肠逐渐减少,冬天也就走到了尽头。

回国后,电商和菜场都可以很方便地买到香肠,菜场还能买肉请肉摊灌制,这样便可以按自己喜欢的肥瘦配比,也可以用较好的肉。按理说拥有了更多选择,但人总是不知餍足,我开始追寻“不那么甜的香肠”。偶然看到豆瓣友邻转了另一位友邻的香肠帖,说他父母每年都做,可订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订了,一吃,啊,这是我想要的香肠,家常的咸香,有种冬天的味道。当然和记忆中红曲米的调味不同,别有一番滋味。

香肠比我习惯的略肥一点,于是和做香肠那家说,我想给父母订,想要偏瘦的。那边说,太瘦了会硬,老人家吃得动吗?我说还是要瘦的。几番来去之后,父母收到了寄自江西的香肠。做香肠的人家住的地方,正是我冬天去鄱阳湖看鸟停留过的,更多几分亲切。

我妈是个挑剔的人,平时给她买的吃的,回复总是“太贵了,你不会买东西”。因此我没抱什么期待,没想到她说,这次的香肠不错。

不知道妈妈在吃的时候有没有想起她自己做香肠的日子。那时的她远比现在的我年轻。

好友见山兄书桌上停着一只蜻蜓。

此蜻蜓非真蜻蜓,工艺精湛。紫铜做的蜻蜓头,估计还着了些许丙烯;黄铜做的蜻蜓肚尾,盈盈润润,包浆好似昆虫应有的光泽;最好看的是蜻蜓的翅膀,用银镂雕的,透过光看,低调内敛却不掩光华……远近一望,这只蜻蜓足以以假乱真。细想人真是有趣,若真有一只蜻蜓落在书桌上,或许没有一只如仿真工艺品般让人兴奋,这不太合乎常理。生活中不太合乎常理的何其多,却不妨碍人追捧。

我向来喜欢蜻蜓。少年乡居,午后,天空彤云悠悠,树梢上没有一丝风,蝉也不唱了,这时候,蜻蜓贴着地皮飞,每每此刻,我就会呼朋引伴到户外去,捉蜻蜓。我曾用两件工具捉过蜻蜓。一是布鞋,往蜻

蜓密集的空中扔一只布鞋,总有一只蜻蜓朝鞋肚肚里飞,然后,随着鞋子坠落,蜻蜓便会被我们抓到;另一个就是扫帚,大个头的竹扫帚,反过来,有弧度的一面朝下,扫帚苗会筛掉气流,把三五只蜻蜓罩在扫帚下,我们照例抓取,夜晚放在蚊帐中,让它们帮我们吃蚊子。

在蚊帐中,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一只蜻蜓。

圆鼓鼓的大眼睛,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二的头颅。蜻蜓的眼睛是神秘的,若凑近了看,看得深入,会有一种眩晕感,堪比深渊的凝望。至于蜻蜓的翅膀,好像是两片叶子,亦有“叶脉”的那种,只不过更加规则,蜻蜓的翅膀与蝉的翅膀相比,似乎更薄一些,也更轻盈、修长,足以让它在空中悬停很久。蜻蜓的肚子像竹节草一样,一节又一节紧密相连,看起来,尤为优雅。

在我三十多年的编辑生涯里,与作者交往中,总有一些细节如静水深流,沉淀心底。与王充闾先生围绕《譬如登山:我的成长之路》一书的往来,便是这样一段每每思及便感怀不已的往事。

2022年初春,我社策划“成长”系列丛书,意在为青少年提供一系列富有人文精神的传记作品。我们首先便想到王充闾先生,他学识渊博,文笔厚重,是引导年轻一代感悟传统的理想作者。去信恳请后,先生很快应允。数月后,我便收到了他附有长信的书稿。信中,他将二十万字书稿的章节结构、撰写缘由,乃至因使用不同电脑导致格式不一可能“给编辑带来麻烦”的细节,都一一说明,其严谨与体贴,令人动容。

青松先生: 经过近四个月的努力,将《譬如登山》写完。现在,整部书稿共14章,64节,近20万字。送上,请编委审定。现对有关情况稍作说明:

一、关于书稿。前半部分为青少年时期,1至6章;后半部分为40岁以后的中老年时期,7至14章,为新写。主要

内容,是文学创作、学术研究,属于全书主体部分,也是一个作家的成长道路的主干。14章,按时间顺序排开,内容整体贯通,体例一致。

二、由于春节期间在营口,所用电脑与沈阳的不同,致使64篇文章格式不同,给编辑带来麻烦,甚感过意不去,请谅解。

三、书稿《目录》《作者简介》,都是新写的,请以此稿为准。书稿进入编辑环节后,责任编辑提出了一个建议:部分章节标题古雅考究,恐对青少年读者形成隔膜。向这样一位大家提出修改建议,我们难免踌躇。最终,我们决定带着斟酌后的意见,登门请教。那天,先生认真听取了我们的每一处考量,非但没有丝毫不悦,反而与我们深入探讨,他诚恳地说:“你们站在读者的角度提出这些建议,很有道理。我们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读懂、喜欢这本书,标题的修改也是为了

临近年末,开始整理衣橱。发现自己有一些衣服如同鸡肋,并不便宜弃之可惜,再穿却也为难。那件白色荷叶边领的连衣裙曾经穿在藏青色毛呢大衣里面相得益彰,只在同学婚礼上穿过,现在已经穿不进去了,颜色也开始发黄。那件公主裙式样的驼色毛呢大衣有个泡泡袖和伞状裙摆,只过年穿过,虽勉强穿得下但明显不适合我的年纪。它们曾经很美,于我现在却已不相宜。

妈妈对我的行为嗤之以鼻,“你就跟个老太太一样,子女送

胡笛

的东西一定要放很久,放到过期了才吃。”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开始思考自己是如何浪费这些美好衣物的价值,在于我不愿及时享受,或者我认为延时还可以继续享受。但是衣物不等人,它们会变质发黄,而我也会身材走样。错过了正当的匹配,余下的只有可惜。

衣物也就罢了,情感表达若是迟了,有时徒留遗憾。我结婚早但生育晚,外婆见我多年未生养,又不好意思问我原因,便时常为我祈福。放假回去的时候我见外婆如此虔诚,还打趣道:“外婆,要不帮我问问菩萨是生男孩还是生女孩呀!”外婆的忧虑实则是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而我嬉皮笑脸少不更事。

等我怀孕时,外婆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病,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的时候仍旧不忘为我祈福。我没有想到的是她忘记我们的速度如此之快。等我带着孩

子去见她的时候,她漠然地坐在那里,任凭大家怎么叫她看看谁来了,她仿佛身处在另一个世界。

我从小去外婆家,都有一个习惯,在院子外面就开始高声叫唤“外婆我来啦”,屡教不改。外婆有时在厨房里面回应我,有时在菜园子里面,有时在阁楼上,不管在哪里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应我。因为她知道如果不回应,我会一直叫喊个不停。

这一次我坐到她身边,轻轻地呼唤她:“外婆我来啦。”没有奇迹发生,她只是往旁边挪了挪身子,像拒绝一个陌生人。

当着很多人的面,我努力保持着平静,却不断懊恼要是早一点回来该多好,或许她还能认识我。舅舅小姨们或许因为时常陪伴在身边,看到了这个遗忘的过程,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甚至还能开开玩笑,告诉我外婆后来只记得自己小时候,她忘记了自己是母亲是奶奶外婆,但是却记得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或许,那是她一生中最开心快乐的阶段,是她最深的记忆。她不用再张罗这么多儿女的前程,更不用惦记孙辈的婚育,她变回了那个有父母兄弟疼爱的小姑娘。

人的一生,会经历各种角色,五味杂陈,所遇见的美好事物和情感当时只道是寻常,再回首却已惘然。

蜻蜓的色彩多样,可谓一笔笔飞翔的油彩。最常见的红蜻蜓,雨前雨后,夕阳西下,是乡村晾谷场、院子里的熟客;也有黑色的蜻蜓,多在水面的浮萍水草上停歇,个头要小一些,那样一种黑,有些吓人;最可贵的是那种玛瑙色的蜻蜓,个头也不大,飞行的速度迅疾,很多国画好手都喜欢画这种蜻蜓。

作家圈里有很多好画手,王祥夫就是其中一位,他尤工草虫。看他画过一幅竖条屏,下面是一串荔枝,鲜艳诱人,似乎让人嗅到了果香,上面大面积的留白,点缀了两只头朝下俯冲的蜻蜓,就是那种玛瑙色,翅膀上的脉络纤毫毕现,真是好手段。王祥夫给这幅画取名《红利满庭》,自然是取的谐音。他风趣地说,这幅画送给生意人就是“红利满庭”,送给其他人或可取名“鸿运当头”,不管怎样,蜻蜓振翅,皆有好彩头。

一只蜻蜓的重量大概有多少克?据说,最轻的不足1克。轻到令人惊

讶。蜻蜓的体重之轻,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它们刮跑。然而,似乎并非如此。蜻蜓能御风而行,在空中与气流周旋,让人想起飞机。我想,今人在发明飞机尤其是直升飞机的时候,应该是参照了蜻蜓的样貌和飞行原理吧。

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写哲理诗,观察了多次蜻

蜓的状态,写有《蜻蜓》一首:减重,减到晚霞里祖母的眠歌那样轻/却不忽略身体的内容/把自己减到不能再轻/就有了展翅飞翔的可能。夕照织锦,天光渐暗/蜻蜓迎着最后一缕光/振翅,像是长有翅膀的/坠落的花火/夏日,就在蜻蜓飞过的/一瞬间。

表示感谢。一个可能令人为难的议题,就在先生春风化雨般的谦和与对专业的共同尊重中,圆满解决了。这让我深深感到,真正的大家风范,不仅在于学问的深厚,更在于这份如山如海的胸怀。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精心打磨。2023年8月,新书在上海书展与读者见面。看到这本凝聚着先生智慧与我们共同心血的书,我想到的不仅是其中的优美文字与深邃的思考,更是书中标题背后那段短暂的“飞鸿往来”。它平凡微小,却如一块朴素的基石,稳稳地在我们出版工作者的脚下,提醒我们:前路漫漫,山高水长,唯有怀抱敬意,携手同心,方能不负作者与读者,攀登那一座座文化传承的山峰。这便是一本书所赋予我们的,远比文字更丰厚的东西。

## 十日谈

飞鸿往来  
责编:郭影

有一种信,写的人忐忑,收的人更忐忑,回信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那就是情书。请看明日本栏。

## 一本书,二三事

柳青松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山翠自成微雨色  
(中国画) 龚晓馨